

○十迴向品釋

唐・李通玄《新華嚴經論》卷 20〈兜率天宮中偈讚品 24〉：「八釋如來放光處所表法者。明十信足下輪中放光以信為初。如十住足指端。明入聖位之初。十行足趺。明依聖性法身起行。十迴向即於膝上放光者。明表法光明以膝者人之坐起迴旋卷舒自在之所由也。明此迴向位法門是。迴俗處真解脫無染之大智。以悲願利生。處生死而恒涅槃。處涅槃與生死無礙自在。以放光處表之。十地眉間表中道果光也。」

九明諸菩薩從誰發心者。皆於自心無始分別。無明為發心之始。達此無始無明為大圓鏡智故。即與十方毘盧遮那如來同善根故。若離此智。無成佛期。無見佛日。是故經云。如是菩薩皆與毘盧遮那往昔同善根故。明達自無明。成大智體。諸佛共此智也。

十明隨位進修因果者。明金剛幢菩薩是所修行之人。妙寶世界是所修之行。無盡幢佛是所行之果。餘九例知倣此。已下有十段頌。一頌十行。一行一頌。所頌之法是此當位十迴向位中。都調治綱紀之門。如文自具。更加文釋。文煩義沈表法難知。方可約釋。餘如文自具書。

十迴向品第二十五

將釋此品三門如前。

一釋品名目者。此品何故名為十迴向。答曰。以十住初生諸佛智慧家。雖有第七方便波羅蜜成大悲行。然為創始應真修理智出世心多行悲行劣故。於初發心住。於妙峯山頂見比丘。名為德雲。得憶念諸佛智慧光明門。雖知以後次第十善知識。以十波羅蜜互相參入。和融諸行早已具足。然當隨本位行門勝劣全異。此明同中別令昇進故。如十行位中為行之首。即以三眼國比丘名善見。即以林中經行。用表其十行。以智眼慧眼法眼。觀根利生化令出世故。以比丘所表為十行。廣大覆蔭眾多以林所表。如此十迴向位中。明前二位出俗心多。大悲行劣。以將十住初心所得諸佛之智慧。十行之中出世之行門。處俗利生故名迴向。迴真入俗利生故名迴向。是故此位表法善知識。即以鬻香長者名號青蓮華表之。明此十迴向法門如合和香法。以將諸眾香合為一丸。互相資益以成遍熏。十迴向者。亦復如是。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法身之香。和合大慈大悲諸波羅蜜四攝四無量涅槃生死諸塵勞門。共成一箇法界之真香。皆從大願為首。是故此位名為迴向。長者名青蓮華者。表此位行不染垢淨生死涅槃也。又長者明處俗流。智長於世人

名之為長者。青蓮華者。明諸色華之中此華色香第一。以表五位行門。此十迴向法門第一。何以然者。為此十迴向法門以大願力會融悲智。生死涅槃成一法界之真自在法故。能資前位佛果。使具普賢行門圓滿故。亦成後位十地十一地行門。使慣習自在故。明前後十住十行十地十一地總是此十迴向位中理智大願大智。大悲所圓融故。故以此十迴向位通前徹後總通收故表青蓮華。眾華之中色香最為殊勝出過餘華也。又以表兜率天宮。於諸三界此天殊勝。何以故。為世間三世諸佛皆在此天長菩提心滿化世間故。向上化樂天他化天樂放逸故。又向上色界無色界是樂淨心多故。已下夜摩忉利是著樂之處天非知足故。四天王天四面而居非正位故。是故此天處欲界之天上下處中故。又此天要修三福德人之共生處故。何者為三。一修施。二持戒。三修定。自餘諸天不修三福令均平故。皆偏多也。修戒施二福。是故餘天。或多放逸。或多樂淨。是故上生經云。樂欲長菩提心者。來生此天。是故此天說此十迴向門。於此表法勝故。又向下忉利夜摩向上他化化樂。此天於此五天處中故。故說十迴向。和會智悲均平令處中故。故於此天說十迴向故。故將此處表所說法門。又將鬻香長者號青蓮華。所表法位以此之義可解。是故名十迴向。以表十波羅蜜行參和一多同別之門故。為十種迴向以表無盡故。以大願風吹智慈雲令普雨故。」¹

○《法華經》相關資料

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方便品2〉：「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，告舍利弗：『諸佛智慧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。所以者何？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勇猛精進名稱普聞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，隨宜所說意趣難解。舍利弗！吾從成佛已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無數方便，引導眾生令離諸著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。舍利弗！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、無所畏、禪定、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舍利弗！如來能種種分別，巧[9]說諸法，言辭柔軟，悅可眾心。舍利弗！取要言之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』

「止，舍利弗！不須復說。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。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」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¹ (CBETA, T36, no. 1739, p. 856, b12-p. 857, b1)

「世雄不可量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，無能知佛者。佛力無所畏、解脫諸三昧，及佛諸餘法，無能測量者。本從無數佛，具足行諸道，甚深微妙法，難見難可了。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。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，假使滿世間，皆如舍利弗，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斯等共一心，於億無量劫，欲思佛實智，莫能知少分。新發意菩薩，供養無數佛，了達諸義趣，又能善說法，咸皆共思量，不能知佛智。甚深微妙法，我今已具得，唯我知是相，十方佛亦然。佛以方便力，示以三乘教，眾生處處著，引之令得出。」²

「我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譬喻言辭，演說諸法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。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舍利弗！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？諸佛世尊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，出現於世；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，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，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，出現於世。舍利弗！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」³

「佛告舍利弗：『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，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，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。舍利弗！如來但以一佛乘故，為眾生說法，無有餘乘，若二、若三。舍利弗！一切十方諸佛，法亦如是。』

「舍利弗！過去諸佛，以無量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譬喻言辭，而為眾生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是諸眾生，從諸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。

「舍利弗！未來諸佛當出於世，亦以無量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譬喻言辭，而為眾生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是諸眾生，從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。

「舍利弗！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，諸佛世尊多所饒益安樂眾生，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譬喻言辭，而為眾生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是諸眾生，從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。

² (CBETA, T09, no. 262, p. 5, b25-p. 6, a27)

³ (CBETA, T09, no. 262, p. 7, a18-28)

「舍利弗！是諸佛但教化菩薩，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，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，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。

「舍利弗！我今亦復如是，知諸眾生有種種欲，深心所著，隨其本性，以種種因緣、譬喻言辭，方便力而為說法。舍利弗！如此皆為得一佛乘、一切種智故。

「舍利弗！十方世界中，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。舍利弗！諸佛出於五濁惡世，所謂劫濁（三災起時，更相殺害，眾生飢饉，種種疾病，此謂劫濁。）、煩惱濁（眾生多諸愛欲，慳貪鬥諍，諂曲虛誑，攝受邪法而惱亂心神。）、眾生濁（眾生多諸弊惡，不孝敬父母尊長，不畏惡業果報，不作功德，不修慧施、齋法，不持禁戒等。）、見濁（正法已滅，像法漸起，邪法轉生，邪見增盛，使人不修善道。）、命濁（往古之世，人壽八萬歲，今時以惡業增加，人壽轉減，故壽命短促，百歲者稀。）。如是，舍利弗！劫濁亂時，眾生垢重，慳貪嫉妬，成就諸不善根故，諸佛以方便力，於一佛乘分別說三。舍利弗！若我弟子，自謂阿羅漢、辟支佛者，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，此非佛弟子，非阿羅漢，非辟支佛。

「又，舍利弗！是諸比丘、比丘尼，自謂已得阿羅漢，是最後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。所以者何。若有比丘、實得阿羅漢，若不信此法，無有是處。除佛滅度後，現前無佛。所以者何？佛滅度後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，是人難得。若遇餘佛，於此法中便得決了。舍利弗！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。諸佛如來言無虛妄，無有餘乘，唯一佛乘。」

4

《妙法蓮華經》卷7〈妙音菩薩品24〉：「釋迦牟尼佛光照其身，即白淨華宿王智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當往詣娑婆世界，禮拜、親近、供養釋迦牟尼佛，及見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、藥王菩薩、勇施菩薩、宿王華菩薩、上行意菩薩、莊嚴王菩薩、藥上菩薩。」

爾時淨華宿王智佛告妙音菩薩：「汝莫輕彼國，生下劣想。善男子！彼娑婆世界，高下不平，土石諸山，穢惡充滿，佛身卑小，諸菩薩眾其形亦小。而汝身四萬二千由旬，我身六百八十萬由旬，汝身第一端正，百千萬福，光明殊妙，是故汝往、莫輕彼國——若佛、菩薩及國土，生下劣想。」⁵

《妙法蓮華經》卷7〈妙音菩薩品24〉：「華德！汝但見妙音菩薩其身在此，而是菩薩，現種種身，處處為諸眾生說是經典——或現梵王身，或現帝釋身，或現自在天身，或現大自在天身，或現天大將軍身，或現毘沙門天王身，或現轉輪

⁴ (CBETA, T09, no. 262, p. 7, a29-c9)

⁵ (CBETA, T09, no. 262, p. 55, b3-14)

聖王身，或現諸小王身，或現長者身，或現居士身，或現宰官身，或現婆羅門身，或現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身，或現長者居士婦女身，或現宰官婦女身，或現婆羅門婦女身，或現童男、童女身，或現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身，而說是經。諸有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及眾難處，皆能救濟，乃至於王後宮，變為女身，而說是經。

「華德！是妙音菩薩，能救護娑婆世界諸眾生者，是妙音菩薩如是種種變化現身，在此娑婆國土，為諸眾生說是經典，於神通、變化、智慧無所損減。是菩薩，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界，令一切眾生各得所知；於十方恒河沙世界中，亦復如是。若應以聲聞形得度者，現聲聞形而為說法；應以辟支佛形得度者，現辟支佛[7]形而為說法；應以菩薩形得度者，現菩薩形而為說法；應以佛形得度者，即現佛形而為說法。如是種種，隨所應度而為現形，乃至應以滅度而得度者，示現滅度。」⁶

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佛國品1〉：「舍利弗言：『我見此土丘陵坑坎、荊棘沙礫、土石諸山、穢惡充滿。』」

螺髻梵王言：「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見此土為不淨耳！舍利弗！菩薩於一切眾生，悉皆平等，深心清淨，依佛智慧，則能見此佛土清淨。」

於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，譬如寶莊嚴佛，無量功德寶莊嚴土，一切大眾歎未曾有！而皆自見坐寶蓮華。佛告舍利弗：「汝且觀是佛土嚴淨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本所不見，本所不聞，今佛國土嚴淨悉現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我佛國土常淨若此，為欲度斯下劣人故，示是眾惡不淨土耳！譬如諸天，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有異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若人心淨，便見此土功德莊嚴。」

⁷《維摩詰所說經·觀眾生品》：“維摩詰以身疾，廣為說法。佛告文殊利師：‘汝詣問疾。’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，見諸天人聞所說法，便現其身，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。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，至大弟子便著不墮。”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2〈觀眾生品7〉：「文殊師利又問：『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，當於何住？』」

⁶ (CBETA, T09, no. 262, p. 56, a14-b9)

⁷ (CBETA, T14, no. 475, p. 538, c15-29)

答曰：「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，當住度脫一切眾生。」

又問：「欲度眾生，當何所除？」

答曰：「欲度眾生，除其煩惱。」

又問：「欲除煩惱，當何所行？」

答曰：「當行正念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行於正念？」

答曰：「當行不生不滅。」

又問：「何法不生？何法不滅？」

答曰：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滅。」

又問：「善不善孰為本？」

答曰：「身為本。」

又問：「身孰為本？」

答曰：「欲貪為本。」

又問：「欲貪孰為本？」

答曰：「虛妄分別為本。」

又問：「虛妄分別孰為本？」

答曰：「顛倒想為本。」

又問：「顛倒想孰為本？」

答曰：「無住為本。」

又問：「無住孰為本？」

答曰：「無住則無本。文殊師利！從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」

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，見諸[10]大人聞所說法，便現其身，即以天華，散諸菩薩、大弟子上。華至諸菩薩，即皆墮落，至大弟子，便著不墮。一切弟子神力去華，不能令去。爾時天[11]女問舍利弗：「何故去華？」答曰：「此華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」

天曰：「勿謂此華為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是華無所分別，仁者自生分別想耳！若於佛法出家，有所分別，為不如法；若無[1]所分別，是則如法。觀諸菩薩華不著者，[2]已斷一切分別想故。譬如人畏時，非人得其便；如是弟子畏生死故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得其便也。已離畏者，一切五欲無能為也；結習未盡，華著

身耳！結習盡者，華不著也。」⁸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佛國品1〉：「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，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，菩薩三萬二千——眾所知識，大智本行，皆悉成就；諸佛威神之所建立，為護法城，受持正法；能師子吼，名聞十方；眾人不請，友而安之；紹隆三寶，能使不絕；降伏魔怨，制諸外道，悉已清淨，永離蓋纏；心常安住，無礙解脫；念、定、總持，辯才不斷；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及方便力，無不具足；逮無所得不起法忍，已能隨順轉不退輪；善解法相，知眾生根；蓋諸大眾得無所畏、功德智慧，以修其心；相好嚴身，色像第一，捨諸世間所有飾好；名稱高遠，踰於須彌；深信堅固，猶若金剛；法寶普照，而雨甘露；於眾言音，微妙第一；深入緣起，斷諸邪見，有無二邊，無復餘習；演法無畏，猶師子吼，其所講說，乃如雷震，無有量，已過量；集眾法寶，如海導師，了達諸法深妙之義；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；近無等等佛自在慧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；關閉一切諸惡趣門，而生五道以現其身；為大醫王，善療眾病，應病與藥，令得服行；無量功德皆成就，無量佛土皆嚴淨；其見聞者，無不蒙益；諸有所作，亦不唐捐；如是一切功德、皆悉具足——」⁹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佛國品1〉：

「目淨脩廣如青蓮，心淨已度諸禪定，久積淨業稱無量，導眾以寂故稽首。既見大聖以神變，普現十方無量土，

其中諸佛演說法，於是一切悉見聞。法王法力超群生，常以法財施一切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，

已於諸法得自在，是故稽首此法王。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諸法生，無我無造無受者，善惡之業亦不亡。

始在佛樹力降魔，得甘露滅覺道成，已無心意無受行，而悉摧伏諸外道。三轉法輪於大千，其輪本來常清淨，

天人得道此為證，三寶於是現世間。以斯妙法濟群生，一受不退常寂然，度老病死大醫王，當禮法海德無邊。

毀譽不動如須彌，於善不善等以慈，心行平等如虛空，孰聞人寶不敬承。今奉世尊此微蓋，於中現我三千界，

⁸ (CBETA, T14, no. 475, p. 547, c9-p. 548, a6)

⁹ (CBETA, T14, no. 475, p. 537, a7-b1)

大聖法王眾所歸，淨心觀佛靡不欣，各見世尊在其前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

皆謂世尊同其語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各各隨所解，普得受行獲其利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

佛以一音演說法，或有恐懼或歡喜，或生厭離或斷疑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稽首十力大精進，稽首已得無所畏，

稽首住於不共法，稽首一切大導師，稽首能斷眾結縛，稽首已到於彼岸，稽首能度諸世間，稽首永離生死道。

悉知眾生來去相，善於諸法得解脫，不著世間如蓮華，常善入於空寂行，達諸法相無罣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。」¹⁰

《妙法蓮華經》卷5〈如來壽量品16〉：「爾時世尊知諸菩薩三請不止，而告之言：『汝等諦聽，如來祕密神通之力。一切世間天、人及阿修羅，皆謂：『今釋迦牟尼佛，出釋氏宮，去伽耶城不遠，坐於道場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然，善男子！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。』」¹¹

《荀子·性惡》：

故枸木必將待櫟枲烝矯然後直，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。今人之性惡，必將待師法然後正，得禮義然後治，今人無師法，則偏險而不正；無禮義，則悖亂而不治，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，以為偏險而不正，悖亂而不治，是以為之起禮義，制法度，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，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，使皆出於治，合於道者也。今之人化師法，積文學，道禮義者，為君子；縱性情，安恣睢，而違禮義者，為小人。用此觀之，然則人之性惡明矣，其善者偽也。

「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，亦猶陶人埴埴而生也。用此觀之，禮義積偽者，豈人之性也哉？」

問者曰：「人之性惡，則禮義惡生？」應之曰：凡禮義者，是生於聖人之偽，非故生於人之性也。故陶人埴（音山）埴（陶人造器之型模，水和土作陶器）以為器，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，非故生於人之性也。故工人斲木而成器，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，非故生於人之性也。聖人積思慮，習偽，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，然則禮義法度者，是生於聖人之偽，非故生於人之性也。若夫目好色，耳好聲，口

¹⁰ (CBETA, T14, no. 475, p. 537, c8-p. 538, a14)

¹¹ (CBETA, T09, no. 262, p. 42, b7-13)

好味，心好利，骨體膚理好愉佚，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，感而自然，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。夫感而不能然，必且待事而後然者，謂之生於偽，是性偽之所生，其不同之徵也。故聖人化性而起偽，偽起而生禮義，禮義生而制法度。然則禮義法度者，是聖人之所生也。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而不異於衆者，性也；所以異而過衆者，偽也。夫好利而欲得者，此人之情性也。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，且順情性，好利而欲得，若是，則兄弟相拂奪矣。且化禮義之文理，若是，則讓乎國人矣。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，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。凡人之欲為善者，為性惡也。夫薄願厚，惡願美，狹願廣，貧願富，賤願貴，苟無之中者，必求於外。故富而不願財，貴而不願勢，苟有之中者，必不及於外。用此觀之，人之欲為善者，為性惡也。今人之性，固無禮義，故彊學而求有之也；性不知禮義，故思慮而求知之也。然則生而已，則人無禮義，不知禮義。人無禮義則亂，不知禮義則悖。然則生而已，則悖亂在己。用此觀之，人之性惡明矣，其善者偽也。

※※※※

陶人（造器者-親因緣）--埏埴（禮義文理-增上緣）--陶器（聖賢、君子-果）

工人（造器者--親因緣）斲木（禮義文理--增上緣）--木器（聖賢；君子-果）

金礦（能成器者-佛性本具--親因緣）礦師（佛法僧等—增上緣）--金器（成佛—果）

陶人（造器者-因）--埏埴（禮義文理-緣）--陶器（聖賢、君子-果）

工人（造器者--因）斲木（禮義文理--緣）--木器（聖賢；君子-果）

工人乃造成木器者，非可直接成為木器，二者相混，是即荀子理中，不合邏輯處。

木之本質，宜為「因」；而工人理應為「緣」，而所造成之木器，自當屬「果」。

就以「因」與「緣」二者相混，未能分清，故有此誤；是其舉例不妥處。今就佛法而論，則順理而成章了：

金礦（能成器者-佛性本具-因）礦師（佛、法、僧等—緣）-金器（成佛—果）

【教學之進程】

○四、「比年（每年招考）入學，中年（每隔一年）考校（考察學習情形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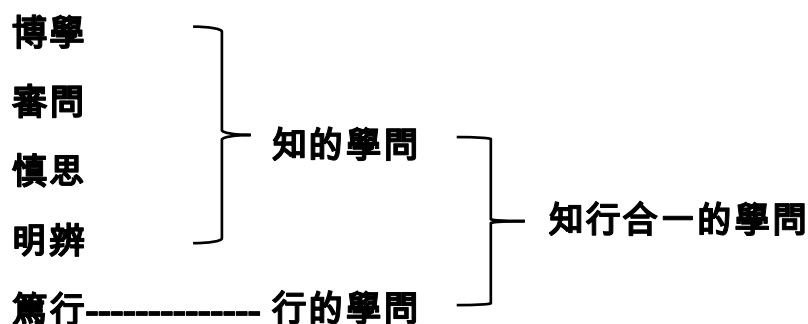
效果)。一年視（考查）離經（離析經文——斷句分章）辨志（辨別志向，或曰書中之義旨）（——以上屬入學的基本認識），三年視敬業（專心於學業——對學業的精神）樂群（屬群育），（——以上屬學習之基本態度：含事與人）五年視博習（廣博學習）親師（親近老師），七年視論學（討論學問）取友（選擇朋友）（——以上屬對學問及朋友的辨識能力），謂之小成；九年知類通達（總結前者，觸類旁通，融貫學問），強立（學問已成熟自立）而不反（不會有悖師教），謂之大成。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，近者說服，而遠者懷之，此大學之道也。《記》曰：「蛾子時術之。（小螞蟻常常學銜土成土堆，時時如此——即已出師，能獨立自主研究學問）」其此之謂乎！」——包括智育、群育、德育；若以六藝而言：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（六書）、術（數學），則包括五育俱全、文武合一。——就現今而言，即是「全科式多元學習」

《學記》中學習之階段——從小成到大成

一年	離經辨志	小成
三年	敬業樂群	
五年	博習親師	
七年	論學取友	
九年	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	大成
然後	足以化民易俗，近者說服，而遠者懷之	大學之道也

***《中庸》之五個學習過程

博學（廣博學習，泛覽諸家——觸角要廣）之，審問（明審的問難，不經此不足以言學問）之，慎思（慎重思維）之，明辨（明察析辨）（是否合乎邏輯——合情合理）之，篤行（敦篤學問而實踐）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（措置：作罷、放棄、終止）也；有弗問，問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篤弗措也。



【易為形而上的學問】：

形上學是了解「所以然」（理）的道理，而非「然」（象）的道理。

哲學為百學之母，形上學為哲學之母——「形上學」具有共通性、整體性、基礎性、必然性、永久性。

「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」韓註：「夫少則得，多則惑。塗雖殊，其歸同；慮雖百，其致不二。苟誠其要，不在博求。一以貫之，不慮而盡矣。」

〈易傳序〉：「至微者理（形上學—微、體）也，至著者象（現象—顯、用）也。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。」¹²

「至顯者莫如事，至微者莫如理。而事理一致，微顯一源。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，以其能通此而已。」¹³

「有理而後有象，有象而後有數；易因象以明理，由象以知數，得其義，則象數在其中矣。必欲窮象之隱微，盡數之毫忽，乃尋流逐末，術家之所尚，非儒者之所務也；管輅、郭璞之學是也。」「理，無形也，故因象以明理；理，見乎辭矣，則可由辭以觀象。故曰：『得其義，則象數在其中矣。』」¹⁴

《荀子·禮論》：「禮，豈不至矣哉（至高無上呀！）！立隆（最高的標準）以為極（極則），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（無可商量）。」

「故繩墨誠陳矣，則不可欺以曲直；衡誠縣（懸）矣，則不可欺以輕重；規矩誠設矣，則不可欺以方圓；君子審於『禮』，則不可欺以詐偽。故繩者，直之至；衡者，平之至；規矩者，方圓之至；禮者，人道之極也。」——禮為一切行為法則之標準。

【從『禮』之教化釋之】：——「幾者，動之微。」

《禮記·經解》：「故禮之教化也微（隱微不易知），其止邪也於未形，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，是以先王隆之也。易曰：『君子慎始，差若豪（毫）釐，繆（謬）以千里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「夫禮禁於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；法之所為用者易見，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。」

¹² 《二程集上》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八 里仁書局 頁 582

¹³ 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廿五頁 323

¹⁴ 同前註 《遺書》卷廿一 頁 271

司馬相如〈諫獵書〉：「蓋問明者遠見於未萌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；禍多藏於隱微，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。」

歐陽修〈五代史伶官傳序〉：「夫禍患常積於忽微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。」

《漢書·霍光傳》：人為徐生上書曰：「臣聞客有過主人者，見其灶（爐竈，即烹飪處）直突（煙囪），傍有積薪（木柴），客謂主人，更為曲突，遠徙其薪，不者且有火患。主人嘿（默）然不應。俄（不久）而家果失火，鄰里共救之，幸而得息。於是殺牛置酒，謝其鄰人，灼爛者在於上行，餘各以功次坐，而不錄言曲突者。人謂主人曰：『鄉（嚮，即向，從前）使聽客之言，不費牛酒，終亡火患。今論功而請賓，曲突徙薪亡恩澤，焦頭爛額為上客耶？』主人乃寤」（醒悟）而請之。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，宜防絕之。鄉使福說得行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，臣亡逆亂誅滅之敗。往事既已，而福獨不蒙其功。」

《韓非子·說林上》：「聖人見微以知萌，見端以知末，故見象箸而怖，知天下不足也。」

漢·班固《白虎通·情性》：「智者，知也。獨見前聞，不惑於事，見微知著者也。」

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：「以小明大，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，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。」

管輅（209年—256年），三國時人，以卜筮著名。管輅貌醜，無威儀，嗜酒。被後世的命相家奉為管先師。管輅精通周易，天文地理，風水禍福，精微神妙。占卜事蹟：某縣令家婦女俱得怪病，請來管輅。輅曰：「汝宅北堂西頭，有兩死男子之墓，一男子以弓箭射胸部，所以心痛而思食；一男子以長矛刺頭，是以頭痛而驚恐不已。」於是移其骸骨，「家中皆愈」。管輅能預言官員升遷。亦通相術，能預測人生死。最著者，即測何晏之死。晏為曹魏禮部尚書，附大將軍曹爽。何晏問：「聞君算卦神妙，試為作一卦，知位當至三公不？頃常連夢見青蠅數十頭，來在鼻上，驅之不去，何故？」管輅說：「君侯位重山嶽，而懷德者鮮，畏君者眾，殆非小心翼翼，多福之仁！鼻乃天中之山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富貴也。今青蠅臭惡，而集之焉。位峻者顛，不可不思害盈之數，盛衰之期。未有損己而不光大，行非而不傷敗。須君侯上追文王，下思孔子，然後三公可決，青蠅可驅也！」後以此言語舅氏，舅責其切直。曰：「與死人語，何所畏邪！鄧鳳行步，筋不束骨，脈不制肉，起立傾倚，若無手足，這是鬼躁之相，將為風所收；何晏神

情，魂不守舍，血不華色，精爽煙浮，容若槁木，這是鬼幽之相，將為火所燒。」其後，[司馬懿](#)發動政變，誅殺[曹爽](#)、[何晏](#)、[鄧颺](#)等人，夷滅三族。

管輅曾經隨軍西行，經過[毋丘儉](#)父[毋丘興](#)的墓，「倚樹哀吟，精神不樂。」人問其故？輅曰：「林木雖茂，無形可久；碑誄雖美，無後可守。玄武藏頭，蒼龍無足，白虎銜屍，朱雀悲哭，四危以備，法當滅族。不過二載，其應至矣。」卒如其言。

有郭恩三兄弟，皆得癡疾，使輅筮其所由。輅曰：「卦中有君本普墓，墓中有女鬼，非君伯母，當叔母。也昔飢荒之世，因利其數升米者，排（推）著井中，下破其頭，孤魂冤痛，自訴於天。」於是恩涕泣服罪。

輅[管辰](#)問：「大將軍（[司馬昭](#)）待君意厚，冀當富貴乎？」輅曰：「吾自知有分直耳，然天與我才，不與我年壽，恐四十七、八間，不見女嫁兒娶婦。但恐[太山](#)治鬼，不得治生人。」隔年二月過世，年四十八歲。

¹郭璞（276年—324年），[東晉](#)人，通於道學術數。晉惠、懷帝時，河東擾攘，璞先筮之，已知中原將淪為異類（即後之永嘉之禍，五胡亂華），於是與親友數十家，避地東南。行至廬江（安徽合肥），時江、淮晏然，太守胡孟康無心渡江。璞為占曰：「敗！」孟康不信，數旬而廬江陷。後為王敦記事參軍。明帝太寧二年，王敦駐守荊州謀逆，使璞占卜，璞曰：「無成！」敦曰：「吾壽幾何？」答以「不久！」敦怒曰：「卿壽幾何？」答以：「命盡今日日中。」敦怒收璞，即詣南崗斬殺之，時年49歲。初，璞行經建康，見一趨走少年，甚寒，便脫青絲袍與之，其人辭不受。璞曰：「但取，後當自知。」其人遂受而去，至是果此人行刑。[王禕](#)《青岩叢錄》曰：「擇地以葬，其術本於晉郭璞。」相傳著有《[葬書](#)》，是風水堪輿名著。是[中國遊仙詩體](#)的鼻祖。（參考《晉書郭璞傳》）

明·袁黃（了凡）《了凡四訓·立命之學》

余童年喪父。老母命棄學舉業學醫。謂可以養生。可以濟人。且習一藝以成名。爾父夙心（向來的心願）也。後余在慈雲寺。遇一老者。修髯偉貌。飄飄若仙。余敬禮之。語余曰：「子仕路中人也，明年即進學（指科考言--科考之命格）。何不讀書？」余告以故。並叩老者姓氏里居。曰：「吾姓孔，雲南人也。[得邵子皇極數正傳](#)。（邵雍，觀察天地自然之消長，推究宇宙萬物之原理，深研人事之變化，運用伏羲先天易數，把自然和人事加以有系統的組織，形成一種數理哲學。世鐵板神算用以算數命。皇極經世書分觀物篇、觀物內篇），數（數命）該傳汝。試其數。纖悉皆驗。余遂起讀書之念。孔

為余起數（推算命運）。縣考童生當十四名，府考七十一名，提學考第九名。明年赴考，三處名數皆合。復為卜終身休咎（吉凶）。言某年考第幾名，某年當補廩（今之獎學金），某年當貢；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，在任三年半，即宜告歸；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。當終於正寢。惜無子，余備錄而謹記之。/自此以後。凡遇考校。其名數先後。皆不出孔公所懸（預）定者。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。遲速有時。澹然無求矣。先訪雲谷會禪師。於棲霞山中。對坐一室。凡三晝夜不瞑目。雲谷問曰：「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，只為妄念相纏耳；汝坐三日，不見起一妄念。何也？」余曰：「吾為孔先生算定，榮辱死生，皆有定數；即要妄想，亦無可妄想。」雲谷笑曰：「我待汝是豪傑，原來只是凡夫。」問其故。曰：「人未能無心，終為陰陽所縛，安得無數（起人動念有一定的規跡，可以數（數命）算之，佛法所謂業力也）？但惟凡人有數，極善之人，數固拘他不定；極惡之人，數亦拘他不定。汝二十年來，被他算定，不會轉動一毫，豈非是凡夫？」/余問曰：「然則數可逃乎？」曰：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詩書所稱，的（的確）為明訓。我教典中說；求富貴得富貴。求男女得男女。求長壽得長壽。¹⁵夫妄語乃釋迦大戒，諸佛菩薩，豈誑語欺人。」余進曰：「孟子言：『求則得之。』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義，可以力求；功名富貴，如何求得？」雲谷曰：「孟子之言不錯，汝自錯解了。汝不見六祖說：『一切福田不離方寸，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。求在我，不獨得道德仁義，亦得功名富貴。內（道德）外（名利）雙得。是求有益於得也。若不返躬內省，而徒向外馳求。則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。』」因問：「汝自揣應得科第否？應生子否？」余追省良久，曰：「不應也，科舉中人，類有福相，余福薄，又不能積功累行，以基厚福；兼不耐煩劇（做事不耐煩），不能容人（無包容之量）；時或以才智蓋人（自以為了不起，以才智過人來蓋過他人），直心逕行，輕言妄談。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豈宜科第哉！/地之穢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無魚；余好潔，宜無子者一；和氣能育萬物，余萬怒，宜無子者二；愛為生生之本，忍（無不忍人心）為不育之根；余矜惜名節（名為節身自愛，實是利己自私之口實），常不能捨己救人（不能見義勇為），宜無子者三；多言耗氣（傷元氣），宜無子者四；喜飲鑠精，宜無子者五；好徹夜長坐，而不知葆元（保養元氣）毓（育）神，宜無子者六；其餘過惡尚多，不能悉數。」雲谷曰：「豈惟科

¹⁵《諸經日誦集要》卷1：「如來本願功德。讀誦此經思惟其義。演說開示。隨所樂求。一切皆遂。求長壽。得長壽。求富饒。得富饒。求官位。得官位。求男女。得男女。」（CBETA, J19, no. B044, p. 139, b6-9）

《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》卷1：「求長壽得長壽，求福報得福報，求自在得自在，求男女得男女」（CBETA, T14, no. 449, p. 403, a27-29）《楞嚴經》卷6：「法界六道眾生，求妻得妻、求子得子、求三昧得三昧、求長壽得長壽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」（CBETA, T19, no. 945, p. 129, c22-24）

第哉？世間享千金之產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產者，定是百金人物。應餓死者，定是餓死人物。天不過因材（本來的材質）而篤（厚）。幾曾加纖毫意思。即如生子：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孫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孫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。其斬（斷絕）焉無後者，德至薄也。汝今既知非，將向來不發科第，及不生子之相，盡情改刷。務要積德，務要包荒（包涵污穢，厚道不苛薄。如不揭人隱私）。務要和愛。務要惜精神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。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此義理再生之身也。夫血肉之身。尚然有數。義理之身。豈不能格天？太甲曰：『天作孽（害），猶可違（免）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詩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。此天作之孽，猶可得而違。汝今擴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；多積陰德。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乎？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。若言天命有常，吉何可趨？凶何可避？開章第一義（易乾卦）便說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」汝信得及否？余信其言。拜而受教。/孟子論立命之學。而曰：「夭壽不貳（異）」。夫夭與壽，至貳者也。當其不動念時，孰為夭？孰為壽？細分之。豐（富）歉（貧）不貳。然後可立貧富之命。窮（窮困）通（享通）不貳，然後可立貴賤之命。夭壽不貳，然後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間，惟死生為重。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。至修身以俟之，乃積德祈天之事。曰修。則身有過惡，皆當治而去之。曰俟，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（取捨）。皆當斬絕之矣。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。即此便是實學，汝未能無心。但能持準提咒，無記無數，不令間斷，持得純熟，於持中不持，於不持中持；到得念頭不動，則靈驗矣。余初號學海，是日改號了凡（了卻凡夫之宿命，自己立命），蓋悟立命之說。而不欲落凡夫窠臼（老格式，即老毛病—舊業）也。從此而後，終日兢兢，便覺與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。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。在暗室屋漏（房屋西北角陰暗處）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。遇人憎我毀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（逆來能順受）到明年，禮部考科舉。孔先生算該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驗，而秋闈中式矣（中舉人）。然行義未純，（做善未能純淨）檢身（檢點自我修身的行為）多誤，或見善而行之不勇（不能見義勇為）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。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，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。（仍在勉強而行之，未能不勉而中）以過折功，（功過常相抵）日常虛度。...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。余未嘗祈壽，是歲竟無恙。今六十九矣。書曰：「天難諶（音沉，信也），命靡（無）常。」又云：「惟命不於常。」皆非誑語。吾於是而知：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，乃聖賢之言；若謂禍福惟天所命，則世俗之論矣。汝之命

未知若何？即命當榮顯，常作落寞想；即時當順利，常作拂逆想；即眼前足食，常作貧窶想；即人相愛敬，常作恐懼想；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學問頗優，常作淺陋想。遠思揚祖宗之德，近思蓋父母之愆；上思報國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；外思濟人之急，內思閑己之邪。務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過；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。天下聰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業不加廣者。只為因循二字，耽閣一生。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，乃至精、至邃、至真、至正之理。其熟玩（體會玩味）而勉行之。毋自曠（虛度光陰）也。

【裴度畫像贊】：

相面不如相心~

「從來陰騭（陰德）能回福，舉念須知有鬼神」，這兩句詩句說自古以來積德做好事都是有福報的，因為天地之間人生一念，鬼神是都知道的。古代印證這個理的故事有很多，今天就來說說「裴度還帶」的故事。

話說：唐朝宰相裴度，少時潦倒落魄，當時有一位高僧一行禪師，曾經為他看過相，說：「你的目光浮露，縱紋入口，依命理言，須防餓死。」（漢代文帝寵臣鄧通及平七國之亂的周亞夫，都以縱紋入口，以餓死終。梁·武帝餓死台城。均其明證。）／某日。裴度來到香山寺閒遊，見井亭欄干上拾得三條寶帶。裴度自思：「此乃他人之物，我豈可損人利己，強佔他人所有，致壞了心術。」於是就在原地等待。少頃間，果然有個婦人啼哭而來，裴度問故？婦人說道：「老父陷於獄中，借得三條寶帶贖罪？偶來寺中許願，遺失寶帶，不知如何是好？」裴度就將三條寶帶交還婦人，婦人拜謝而去。月餘，裴度又遇見一行禪師，禪師一見裴度氣色全變，頗為吃驚，就問他近日作何陰德之事？裴度答言沒有！禪師就說：「今日面相氣貌容色比先前大有不同。陰騭紋現於眼下，貴顯無比！」裴度笑著說：「大師以前我會餓死，今日卻說我會顯貴，是何緣故？」一行禪師說：「『七尺之軀，不如一尺之面；一尺之面，不如三寸之鼻；三寸之鼻，又不如一點之心。』裴度因回思道，而說出還寶帶之事。裴度問：「人之心，如何相之？」禪師說：「要知心中事，須辨眼中神。今天你所顯現出來的目光，澄清專注，紫氣貫睛，口角紋已長過波池，而鬚髯頓美，定由行陰騭而現相也，是享極貴之命。」後來裴度果然出將入相，歷事四朝，身繫天下安危達三十多年，封為晉國公，得享上壽。後來有人題〈裴度畫像贊〉云：

「爾身不長，爾貌不揚；胡為將？胡為相？一點靈台，丹青莫狀！」

附：

左髻道人論陰鷲：「陰鷲乃心田中之靈苗，能挽回人之造化，而變凶變吉者也。」呂尚論陰鷲云：「有心為善，不是真善；無心為善，是真功德。」

麻衣云：「有心無相，相隨心生；有相無心，相逐心滅。」

《莊子·應帝王篇》：

鄭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存亡、禍福壽夭，期（指出日期）以歲月旬日，若神。（神驗如神）鄭人見之，皆棄（遠避）而走（逃走）。列子見之而心醉（心醉其人，即崇拜無比——為其粉絲），歸，以告（其師）壺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（最高、至上）矣，則又有至（更高妙）焉者矣。」壺子曰：「吾與汝既其文（授其外表之虛文），未既其實（真實諦理），而固得道與？（自以為得到了吧已）而（爾）以道與世亢（交往周旋——即世俗的思考），必信（伸，必妄聽輕信）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（被人覘破）嘗試與來（與他一起來），以予示之。（把我展現給他，讓他親自了解狀況）」明日，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（活不了）矣！不以旬（十日為旬）數矣！吾見怪焉！（神色異常）吾見濕灰（面如死灰，謂命將絕）焉。」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（剛才）吾示之以地文（塊然若土），萌乎不震不正。（盲也，如枯木般的不華，如濕灰般的寂魄，此至人無感之時）是殆見吾杜德機也！（杜絕生機）嘗又與來！（同他再來）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！（歸德於己）有瘳（病癒）矣！全然有生（生機）矣！吾見其杜權（杜絕中有生機，即生機蒙動）矣！」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天壤（天地間之生意），是殆見吾善者機（善順自然的生機）也。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齊（不可一例觀之，變化莫測也），吾旣得而相（無形跡可相）焉。試齊（平靜下來），且復相之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（太虛無朕兆跡象可尋），是殆見吾衡氣機（平衡和諧的氣機：杜德機、善者機、衡氣機三種不同，如淵深之莫測）也。鯢桓之審（即潘也，回流之所）為淵（大魚潛藏之處，非靜非動：喻衡氣機），止水之審為淵（喻杜德機），流水之審為淵（喻善者機）。淵有九名，此處三焉。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（驚惶失措，失所守也）而走（逃走）。壺子曰：「追之。」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報壺子曰：「已滅（不見蹤跡）矣，已失（失所在，去向）矣，吾弗及已（無法追及）。」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（大道之根本）（言所宗者未嘗表現而出，則莫測所由：萬法皆空，本來無一物，不生不滅，法爾本具的真如實相境地。）。吾與之虛而委蛇（委蛇，即隨順也；隨機應變，即無心以隨化：無所執著、

無所表示，隨緣而變），不知其誰何（捉摸不定，莫可端倪，莫測高深），因以為弟靡（或作茅靡，蓋如草之隨風而靡，即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），因以為波流，故逃也。」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。三年不出，為其妻爨（炊火煮飯），食豕如食人（飼豬如侍人），於事无與親（無分別矜張意，人物等視）。雕琢復朴（反璞歸真），塊然（無情無為，如土塊之無知）獨以其形立，（超然獨立於塵世之外）紛而封（封，守也）哉（和光同塵以接物，而守其本真），一以是終。（終身守道恆一不變）

****老子「歸根復命」之理：**

《老子第十六章》：「致（造其極）虛（無為，真空無象，為造物之樞紐）極（虛而至極虛），守靜（寂然不動，為品彙之根柢）篤（靜而至靜）；萬物並作（無物不稟，無物不受），吾以觀其復（皆虛靜之妙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乃人心之復）。各復歸其根（虛靜之理得矣），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（以天地為一體，以萬物為一身，我之神與氣，可與天地並立、並作；陰陽消長，俱在掌握之中，大道流行，即我含於胸中，是返本復靜之理）

《論語·為政》：孔子進學之階程，心路歷程。

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（有志於學問之道：全心全意定志於求學上，堅定不移，學習不已，乃成聖成賢的活水源頭！）三十而立（自立於道，卓然自立不移。）四十而不惑（通達事理，而無所疑惑），五十而知天命（「萬般皆有命，半點不由人」進而「窮理盡性」，於窮通得失，成敗禍福之理，無不安之若素：可以「樂天知命」、「不怨不尤」。「下學而上達」一始可改命、轉變命運，所謂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），六十而耳順（入耳心通，無不通達）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（「安而行之」、「不勉而中」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）」

**《易·說卦》：「窮理（窮究事物的道理——「道問學」之事）盡性（「天命之謂性」），以至於命（率性、修道，以合於「天命之性」：「尊德性」之事）。」（原指徹底推究天理人事的道理，然後依此修身而合乎「命理」。即是「下學」人事，以「上達」天理也。）

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學（博文約禮，窮理盡性之事）而上達（天理，所以盡性知天之事。——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邇者也）。知我者，其天乎！」

《中庸》：

「天命之謂『性』（性德：先天），率『性』之謂『道』（修德：後天）；修『道』之謂『教』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，可離非道也。」

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（『性』），謂之『中』（無所偏倚）；發（『情』）而皆中節，謂之『和』（無所乖戾）；『中』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『和』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；致『中

和』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

「誠者，『天』之道也；誠之者，『人』之道也；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（無待思慮，若有所待，即非天命之固然，所謂「我固有之，非外鑠（火銷金融，從外銷鑠而成者）我也」者）而得；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天下國家，可均也（平治而分）；爵祿可辭（高官厚祿可辭卻）也，白刃可蹈也（赴湯蹈火，戰死沙場）；中庸不可能也。」

或謂：「這章書，是夫子一生入道進階之歷程，亦是千古作聖訣竅所在。」
孔子自十五志于學，至四十而不惑，是修境。五十知天命，是悟境。六十耳順，至七十從心，是證境。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 1：

「至聖垂誥，鏡一心之玄極；大士弘闡，燭微言之幽致。」「往復無際，動（事：有為；緣起法）靜（理：無為，性空法）一源（法界體也：事事無礙法界），含眾妙而有餘（法界相也，相依於性；性無不包，故稱為含。性體無外，有名之相不能偏無外之體，故云有餘），超言思而迴出者，其唯法界歟？」

「疏窮理盡性徹果該因者。二有二句。別歎深廣也。理謂理趣。道理廣也。性[謂]為法性。心性深也。若窮其理趣。則盡其體性。今此經中。意趣體性皆窮究也。此借周易說卦之言。彼云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昔者聖人之作易。將以順性命之理。注云。命者生之極。窮理則盡其極也。即以極字解性。性者極也。若窮其理數。盡其性能。則順於天命。故次云。以順性命之理。今借語用之。取意則別。言徹果該因者。兼於深廣。徹究五周之果。該羅六位之因。則廣也。故廣說地位因果。莫踰此經。若云因該果海果徹因源。二互交徹則顯深也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。因該果也。雖得佛道不捨因門。果徹因也。上約廣義。徹果屬果。該因屬因。即明能詮之教該徹彼因果也。今約深釋徹果屬因。以因徹彼果故。該因屬果。以果徹彼因故。即因果自相。該徹唯屬所詮。而其能詮。具明斯義。然因該果海。果。徹因源。是古人之言。今欲具含深廣之義。云徹果該因耳。」¹⁶

「格物窮理，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，但一事上窮盡，其他可以類推。...方各隨人深淺，如千溪萬徑，皆可適（到）國。但得一道入得便可。所以能盡者，只為萬物皆是一理，至如一物一事，雖小，皆有是理。」¹⁷

¹⁶ (CBETA, T36, no. 1736, p. 3, b4-24)

¹⁷ 同前註《遺書》卷十五 頁 157

「一人之心，即天地之心；一物之理，即萬物之理。」¹⁸

「正其理，則萬事一；一以貫之」¹⁹

繫辭下傳說：「『幾』者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……君子知微知彰。」「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（措之事業）。利用安身（處命自安，自修也。無勞攘之私），以崇德也（進德修業，莫非此也）。」「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」

《三國演義第七十七回》：

卻說關公英魂不散，蕩蕩悠悠，直至一處，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，名為玉泉山。山上有一老僧，法名普靜，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；後因雲遊天下，來到此處，見山明水秀，就此結草為庵，每日坐禪參道；身邊只有一小行者，化飯度日。是夜日白風清（預為佈景），三更已後，普靜正在庵中默坐，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：「還我頭來！」（毛批：既在空中，何有我？本無我，何有頭？本無頭，何有還？本無頭去，何有頭來？若云無頭，呼者是誰？若欲還，還於何處？）普靜仰面諦觀，只見空中一人，騎赤兔馬，提青龍刀；左有一白面將軍（關平）、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（周倉）相隨；（從普敬眼中寫出）一齊按落雲頭，至玉泉山頂。/普靜認得是關公，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：「雲長安在？」（毛批：此語抵得一聲棒喝！）關公英魂領悟，即下馬乘風落於庵前（栩栩如見），又手問曰：「吾師何人？願求法號。」普靜曰：「老僧普靜，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，曾與君侯相會，今日豈遂忘之耶？」（毛批：雲長空，普靜亦空，何必忘？何必不忘？）公曰：「向蒙相救，銘感不忘。今某已遇禍而死，願求清誨，指點迷途。」普靜曰：「昔非今是，一切休論，後果前因，彼此不爽（失）。」（毛批：四句抵得升座說法一場）今將軍為呂蒙所害，大呼『還我頭來』，然則顏良、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，又將向誰索耶？」（毛批：現前果報）/於是關公恍然大悟，稽首皈依而去。（稽則無頭而有頭，皈依則有我而無我矣）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。鄉人感其德，就於山頂上建廟，四時致祭。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：

赤面秉赤心，騎赤兔追風，馳驅時無忘赤帝；青燈觀青史，仗青龍偃月，隱微處不愧青天。

【毛評】：

關公既經普靜點化後，人相、我相，一切皆空！何又有追呂蒙、罵孫權、驚

¹⁸ 同上頁《卷二》13

¹⁹ 同上《程氏外書卷二》頁365

曹操、告玄德之事乎？曰：「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，玉泉山之關公，與鎮國寺之關公，非有兩關公也。善善惡惡，因乎自然，而我無與焉！」

「雲長安在？」一語，抵得一部《金剛經》妙義——以「安在」二字推之，未獨雲長為然也！吳安在？（註）魏安在？蜀安在？三分事業，三國人才，皆安在哉？凡有在者，不在！而惟有無在者，常在！知其安在，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！

註：

《登金陵鳳凰臺》李白

鳳凰臺上鳳凰游，鳳去臺空江自流。

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丘。

【關公皈依佛門】

《佛祖統紀》卷6：「師（智者）往衡山營建功德，酬師恩也。師至荊州旋鄉答地，將建福庭。乃於當陽玉泉山（此地在隋通為荊州）創立精舍，及重修十住寺。道俗稟戒聽講者，至五千餘人。初至當陽欲卜清溪以為道場，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，婆娑偃蓋中虛如菴，乃於其處趺坐入定。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，妖怪殊形倏忽千變。有巨蟒長十餘丈，張口內向。陰魔列陳砲矢如雨，經一七日了無懼色。師閱之曰：「汝所為者生死眾業，貪著餘福不自悲悔，言訖象妖俱滅。其夕雲開月明，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豐厚，少者冠帽而秀發。前致敬曰：「予即關羽，漢末紛亂，九州瓜裂；曹操不仁，孫權自保，予義臣蜀漢，期復帝室；時事相違有志不遂。有餘烈，故王此山，大德聖師何枉神足？」師曰：「欲於此地建立道場，以報生身之德耳。」神曰：「願哀閱我愚特垂攝受，此去一舍山如覆船，其土深厚，弟子當與子平（蜀先主拜羽前將軍，率眾攻曹仁不克，孫權已據江陵，羽因遁走，吳馬忠獲羽及其子平，於章鄉斬之。唐書：羽生侍中興，其裔孫播相德宗）建寺化供護持佛法，願師安禪，七日以須其成。師既出定，見湫潭千丈化為平陸，棟宇煥麗巧奪人目，神運鬼工其速若是。師領眾入居，晝夜演法。一日神白師曰：「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，願洗心易念求受戒，永為菩提之本。」師即授以五戒。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（章安親在玉泉聽講矣，則華頂安禪。強軟二魔，必言之矣。矧夫關氏事迹逮今神應，豈於當時有所遺逸邪？今據玉泉碑以補其闕，用彰吾祖之聖德若此。至若別傳敘事之際。）十三年二月。晉王（楊廣）入朝行次陝州。遣書往荊州奉迎。夏四月。

於玉泉說《法華玄義》。時自春徂夏，天旱不雨，百姓咸謂龍怒。師至水發之源，口呪手揮風雨交集，民眾大喜歌詠滿道。荊州總管王積入山致拜，戰汗不已。退謂人曰：「吾屢經軍陳臨危更勇，未嘗如今日之怖懼。」王以創寺奏上。賜名玉泉。八月，荊州弟子陳子秀。致疏請講法華。十四年夏四月。於玉泉說《摩訶止觀》。」²⁰

²⁰ (CBETA, T49, no. 2035, p. 183, b4-c20)